

龙腾九万里系列

龙腾九万里

上

萧瑟武侠精品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崑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内 容 提 要

峨嵋派年轻高手，银龙剑客龙中字奉师门之命赶赴武当，参加武林中五大剑派每二十年举行一次的剑盟大会。

龙中字居于中原新崛起的四大神剑手之首位，实力超群，比之于昆仑、点苍、华山各派选手，极有希望获得本届剑主之席。就在他踌躇满志，极欲为本门争得无上荣誉时，黄鹤楼上那场豪华的“鸿门宴”，却几乎击碎了他美好的梦想，给予他深深的重创……

由此，龙中字陷入了江湖上一个神秘教派的巨大阴谋中。面对着铜墙铁壁般的囚室，龙中字能安然脱险按期参加剑会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江湖情势岌岌可危，而各大门派尚处于恍然未觉，毫无防备之中，这怎不教龙中字心急如焚！那么，他将采取哪些毅然果敢的行动予以反击呢？

为了扼止邪恶势力发动江湖劫难，龙中字孤胆深入，历尽艰险查寻铁心孤客的下落。就在他为毫无线索而一筹莫展时，被黑白摩勒请去相见罗刹夫人。

罗刹夫人乃是金蜈天尊的妻子，凶名早著，心狠手辣，对待龙中字却表现出慈母般的柔肠。她告诉龙中字一个绝大的秘密：铁心孤客就是二十年前名扬天下的剑神袁君达，也是龙中字的生身父亲！

龙中字如遭雷殛，由此揭开了剑神袁君达横遭恶人陷害，被逼跃下峨嵋金顶绝崖那惨烈而又辛酸的一幕……

龙中字心急如火赶往师门，发现天心教已控制了整个峨嵋，掌门人龙云鹤被困，素有中原一美的妻子孟丽玉也遭凌辱……龙中字豪气冲天，奋力展开反击！

真相大白，金蜈天尊黎火飙竟是天心教教主。由于铁心孤客和大宗师重出江湖，加上罗刹夫人的反戈一击，使得黎火飙图霸中原武林的美梦眼看化为泡影……黎火飙气极败坏，纠集全部精锐倾巢而出，并拿出苦练多年、威震天下的苗疆绝技，欲与正派力量一决生死！

险峻苍凉的大雪山上，龙中字凭得无上剑技“驭剑之术”，将要面对黎火飙的“天雷神功”和他所精心培植的五个毒绝天下、刀剑不入、力大无穷的“毒人”，展开动人心魄的惊天一战……

目 录

第 一 章	紫髯金剑	(1)
第 二 章	五大剑派	(25)
第 三 章	绝顶高手	(49)
第 四 章	玉龙宝剑	(72)
第 五 章	龙腾九渊	(96)
第 六 章	五鬼逆斩	(118)
第 七 章	易容脱险	(146)
第 八 章	阴山神魔	(166)
第 九 章	以假乱真	(190)
第 十 章	天心教主	(213)
第十一章	宇内双魔	(235)
第十二章	一剑扬威	(260)
第十三章	斗智斗力	(284)

第一章 紫髯金剑

武昌，北临长江，形势险要，自古以来即与汉阳、夏口同为兵家必争之地，可说是湖北的三大重镇。

尤其是武昌，辅凑繁密，人口众多，交通发达，居于全省之首，是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面临长江，高高地矗立着，自古以来即为雅人骚士歌颂，而留下不少的诗章名曲。

其中尤以唐时崔颢的一首诵黄鹤楼诗，堪称千古绝唱，这使得黄鹤楼的声誉更加提高，凡是来到武昌的，也莫不以一登黄鹤楼为快，是以远近游客川流不息，自晨至昏，从无间断。

可是这一天，黄鹤楼里的执事，一大早便命人将楼上楼下都清扫干净，然后将门扉关住，谢绝任何游客登临，不但如此，而且在登楼之处还派有四个黑衣大汉把守着，似乎严防人们上去。

武昌城里所住的人们，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事发生，尤其是许多外地来的游客学子，欲待登上黄鹤楼去一赏胜景，却被那守在楼前的四个大汉所挡住，不得上去。

那些人可能是看到守楼的四个大汉魁梧结实，形象凶猛，是以不敢登楼，但是未到晌午时分，已有多起身背兵刃，劲装打扮的江湖人士欲待登楼，也被那四个大汉所阻。

这些人全是在江湖上打滚，绿林中闯荡的好汉，应该不会像普通游客学子一样的易于打发，可是他们气势汹汹地欲待闯楼，却在

听到那守楼的四个大汉之言后,立即脸色一变,含笑抱拳而退。

于是,武昌城里的居民齐都纳罕不已,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如此,或是什么人下令封闭黄鹤楼的。

不过他们很快地便获得了答案,敢情是武昌城里最有威望,最为富有的宫北斗员外要借黄鹤楼宴客,不许闲杂人士登楼凭栏。

那宫北斗员外乃是府台的结拜兄弟,本身不但置有良田万亩,而且所设的钱庄分布全国各地,此外经营药材、盐行,可说是鄂省一地的大富豪,提起他来,武昌城可说没有一个人不晓得的,是以一听是他要宴客,全都没得话说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宫北斗官大员外,并且是武当上代掌门玄真道人的嫡传徒儿,武林中有名的紫髯金剑。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背刀带剑的武林豪客、江湖人士,一听是紫髯金剑要在此宴客,便抱拳而退的原因了。

由于那紫髯金剑宫北斗本身在城里除了有一所连绵数十进的大庄院外,郊区还有别墅数处,平常宴客之时,根本就用不着借地方,此次却在黄鹤楼宴客,因而许多人都可猜想到他所宴请的客人必非寻常之辈。

由于这份好奇之心,那靠近黄鹤楼的一些酒楼饭馆未到晌午,便挤满了人,那些人齐都翘首外望,等待着要一看那些被宫北斗宴请的客人。

可是他们从早上等到下午,除了看到许多杂役忙着搬桌椅,抬酒菜从边门进入楼中之外,只看到了守楼的黑衣大汉轮换了两批,其他便没有看到有人进入楼中了。

渐渐地,随着日光的移转,街道上的劲装人物愈来愈多,酒楼里的议论之声也愈来愈大,许多自命是权威的谣言传将开去,紧接着又有自命权威的人物加以否认,因而黄鹤楼附近的喧闹声不歇于耳。

就在这个时候,街道之上走来了一个身着银灰色长衫,束着长

发，脚登软底快靴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长得剑眉隆准，星月丰唇，在玉石雕就的面庞上浮现着一丝微笑，虽然肋下挂着一柄银色长鞘的宝剑，却掩不住他全身散发出来的那股俊逸的气质。

尤其是他背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衣，唇红齿白的小厮，使人一见之下，更加确定他是一个文人学士。

的确，那年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文武双全，就算不会武，也要挂个一柄长剑表示，这种习惯一时都成为风尚，更加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文人了。

他来到武昌城里，挤在行人当中，起先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可是不一会儿，便由于他那超俊的风度，使得他被人注意起来了。

本来嘛，鹤立鸡群，哪还能掩饰得了人们的注视？仅仅一会儿，街上的许多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那银衫儒士根本没有在乎许多人的注目，还是嘴角含着微笑，缓缓在街上步行着。

那些在酒楼上等待一看官北斗宴客的闲人，一见到街上行过这么一个英俊的书生，齐都掉转了话题，落在那个年轻人身上。

于是凭窗的楼上，有人开始啧啧称赞道：“啊，这是哪家的秀才，长得如此俊俏，怎么我在武昌城里住了十几年，却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也有人这么说：“啊哟，可惜我没有闺女在家，不然找到这么个俊俏儿郎，可要乐死我这做丈人的了！”

这话刚完，接着有人道：“刘老二，你连老婆都没有，还想什么大闺女？嘿，有一把胡子就想做丈人，我看你是在做梦！”

那刘老二扯开了嗓门，道：“朱麻子，凭你家里那个跟母猪没有两样的丫头，你也想做人家的老丈人不成？”

他这话一出口，楼上一阵哄然，大笑声中，朱麻子哇哇怪叫道：“刘老二，你敢批评我家美慧，老子……”

他的声音被一阵大喝所打断，接着便听得一个粗壮的声音道：“他妈的，你们哪个再吵，老子一刀一个宰了你们！”

那个身穿银衫的年轻人带着小厮正在街上行走，猛然听得酒楼上传来的怒骂之声，不由抬起头往上面望了望。

他那黑亮的星目一闪，立即看到那座叫太白居的酒楼临窗处，坐着两个身背大刀，劲装打扮的魁梧汉子。

他们俩人全都喝得脸孔通红，那原先坐在右首的疤面大汉，此刻正站了起来，指着另一堆酒客大骂。

那一堆在哄闹中的酒客，看来都是武昌城里的土著，他们虽然衣衫不整，面目猥琐，有似混混之类的人物，见到那疤面的凶狠模样，却也不敢吭声。

那个疤面大汉见到自己大声一喝，便将人家镇定，不禁洋洋得意地坐了下去。

谁知他刚坐下，那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虬髯大汉已霍地站了起来，一把揪住另一桌中的酒客，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老子们说话，你在瞪什么眼？”

他根本不容那个酒客有分辩的机会，挥手便是两掌，只打得那个酒客跟杀猪样地大叫起来，叫声之中鲜血和着牙齿吐得满身都是。

那个虬髯大汉见到自己火气已有了发泄的机会，不再过分地折磨那酒客，将之往地上一摔，道：“老子今天酒兴正浓，不想宰了你这条狗娘养的，就此放过你一次，别让我下次再碰到你，可有你好瞧的了！”

他在身上擦了擦手，意气扬扬地在酒楼里扫了一眼，本想就此走回座位去，哪知他目光一闪，却看到酒楼中有大半客人在朝他瞪眼，愤怒之色浮现于脸上。

这虬髯大汉浓眉一扬，霍地拔出背后大刀，往面前的那张酒桌砍下，只听咔嚓一声，酒桌一分为二，桌上的酒菜落在地上，坐在附

近的酒客纷纷走避。

那虬髯大汉喝道：“不许走！哪个敢走的，吃老子一刀！”

他有如铁塔似地站着，手里持着大刀，一副凶厉的模样，果然那几个站了起来的酒客被他的凶势所慑，重新坐了下去。

酒楼中顿时一片肃静，那个从楼下行过的银衫年轻人剑眉微皱，嘴角泛过一丝不屑之色，没有理会楼上闹事，继续往前走。

可是跟在他身旁的童子却满面愤慨之色，急走了几步，道：“公子，你看楼上那两个家伙多混账，仗着酒意装疯，竟敢在这酒楼里闹事，公子你……”

那银衫年轻人摇头道：“砚童，不要管这份闲事。”

砚童道：“可是公子，他们这样跋扈，你……”

银衫年轻人淡然一笑道：“像这种混人，也不值得我出手，随他去吧！”

砚童道：“公子，这两个家伙当然用不着你亲自出手，可否让小的去教训他们一顿？”

那银衫年轻人摇头道：“砚童，我们是来赴宴的，不要多管闲事。”

砚童满脸不情愿之色，道：“可是，公子……”

那银衫年轻人道：“这是宫北斗的地方，他也不会容许别人在此闹事的，你……”

他刚说到这里，蓦地酒楼之上传来了一声惨叫，接着风声一响，一个魁梧的大汉自窗口飞出，砰地一声摔落在街心，正好落在他的脚下不远处。

那银衫年轻人脚下一顿，凝目望去，只见那个从楼上摔下的大汉，正是方才在楼上挥刀发威的虬髯大汉，此刻嘴角滴血，手足折断，躺在街心已经死去了。

那些在街上行走的人们，原先听见酒楼上吵闹之声，便纷纷驻足旁观，此时一见楼上飞出一个大汉，齐都闪避开去，顿时街上空

出一大块来。

只有那个银衫年轻人带着砚童没有闪避开去,是以街心空旷处,只留下他们两人和那具尸体。

立即,无数的目光从尸首上溜过,投注在他们身上,随即又转到酒楼之上,那些路人既要观看酒楼上发生的血案,又要品评这银衫年轻人的俊逸容貌,几乎有目不暇接之感。

他们都认为这个俊秀的公子,必然是已经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所吓呆了,其中就有人忍耐不住想要提醒这个银衫公子,可是他们还未及说话,已听得酒楼之上,传来一声大喝,一条人影又从窗口飞落而下。

在呼声之中,那人跃落街心之中,霍然正是刚才在酒楼里的那个疤面大汉。

他大概已经晓得自己招惹了强敌,方才的酒意已经全消,面上一片紫青之色,手里虽然持着大刀,却禁不住微微发抖。

他一跃落街心空处,立即窗口之前出现三个人影,那些站在街道两旁观看的路人还未看清楚那三个人的容貌,只听风声微响,人影闪现,在那疤面大汉之前,已多了三个身穿长袍的汉子。

那疤面大汉一见自己陷入包围之中,再也无法逃走,脸上一阵铁青,强自镇定了一下,抱拳道:“在下杜林,与义弟陈浩一向在鲁西,此次来到鄂境,人地生疏,不知三位大驾在此,多有得罪,尚请三位……”

他的话被一阵阴恻恻的语声打断:“哦,原来是鲁西双刀里的断魂刀杜林杜大爷,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把你给得罪了。”

断魂刀杜林见那说话之人是一个颌下蓄着一绺山羊胡须的枯瘦老者,而方才那一掌将自己义弟击飞出酒楼的矮胖老者却一直默然无语,冷冷地凝望着自己,眼中露出一片凶残之色。

他的一颗心几乎被提到胸腔以上,心中颤悚,方才的酒意已化为冷汗,颗颗浮现于额头,他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目光自那一瘦

一胖的老者掠过，落在那个穿着一袭粉红色的长袍，面孔雪白，如同敷着粉一般的中年文士身上。

对于这三个自酒楼雅座里一齐出现，突然出掌击毙夺魂刀陈浩的怪人，杜林默然忖想了好久，也都没有想出对方的来历，并且也一点都不知道那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是如何会相聚在一起。

他在此时已没有心思去思忖许多，抱了抱拳，对那个枯瘦老者道：“在下匪号有污尊耳，阁下如此一说，在下更加汗颜了，只不知三位大名是……”

那枯瘦老者冷冷地笑了笑：“不敢当得你杜大爷的奉承，老夫黑鹰何戟，这位是红犀褚彪……”

断魂刀脸色大变，一听那老者自报名号，顿时浮起一片死灰之色，几乎连手上的刀都已握持不住。

他非常清楚这黑鹰何戟一身大鹰爪功已至握石成粉的程度，厉害非常，而那红犀褚彪不但练成了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身上刀枪不入之外，并且一手红砂掌力，几乎打遍黑山白水而无敌手，他不知道这两个心狠手辣的煞星又怎会突然出现在武昌城里来，并且还与自己同一个酒楼里喝酒……

此刻，他真是后悔自己为何要仗着酒意在酒楼里闹事，以致惹来了这两个煞星，眼见性命即将不保。

他心寒胆颤之下，强自镇定心情，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红黑双煞到了，难怪二位……”

他的话声未完，被一个尖细的声音所打断，他愕然望去，只见站立一旁的那个身穿粉红长袍，头戴文士巾的中年文士道：“你们跟他啰嗦什么？还不赶快打发他？”

话一出口，黑鹰何戟立即恭身道：“是，老朽这就打发他！”

断魂刀杜林一见黑鹰何戟竟然对那娘娘腔样的中年文士如此恭敬，心中不由惊疑之极，心念疾转之下，他陡然想起了一个人。

顿时，只见他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手里的大刀已脱手落地。

他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那三个人为之一愕,黑鹰何戟沉声道:“杜林,你这是做什么?”

他话未说完,杜林已朝着那中年文士叩下头去,声泪俱下地道:“小的不知是黑湖……冯大山主在此,求您老人家原谅小的瞎了眼,放过小的一命……”

黑鹰何戟冷笑一声道:“你既知有现在,方才又为何那样猖狂?”

杜林颤声道:“那是小的瞎了眼……”

“呸!”一声不屑的话语自他背后响起,只听得一个童子道:“真是不要脸,死就死了吧,还怕什么?偏偏就要叩头装孙子。”

黑鹰何戟就站在杜林之前,他闻声一看,只见那说话讽刺杜林的是个头梳双髻的童子,他的眼睛一亮,立即转到站立在那童子身旁的银衫书生之上。

他心中立刻暗暗喝彩:“老夫走遍大江南北,也没见过如此俊逸的人才,若是让山主见了……”

心念一转到这里,他立即便想到自己此时正与山主在一起,下意识地转首朝身后的中年文士望去。

果然他见到那中年文士眼中射出兴奋的光芒,凝注在银衫书生的身上,几乎连目光都不愿转一下。

至此,他才恍然大悟,忖道:“难怪我们山主竟然与平时完全两样,话都懒得说了,敢情他又看中了目标,集中全部精神在那兔崽子身上,既是如此,我可不能拖延时间,打断他的雅兴……”

他一想到这里,立即便阴阴一笑,道:“这位小兄弟说得好,死就死了,反正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杜大爷子,你还跪在这里做什么?”

杜林哀求了半天,也不见那中年文士多望自己一眼,他一听黑鹰之言,心中一凉,颤声道:“三位真要小的这条命不成?”

黑鹰还未说话,那站立一旁的红犀褚彪已向前跨了一步,道:

“老何，跟他废话什么？你不愿动手，让我来。”

黑鹰何戟将红犀褚彪拦住道：“说好这个是让与老夫的，你不要插手。”

红犀褚彪一瞪眼道：“你要动手就快，老在那儿唠叨什么？”

黑鹰何戟道：“杜大爷子，你听到了没有？是要自己动手，还是要老夫偏劳？”

杜林见到自己如此苦苦哀求，并且还受到一个童子的奚落，依然不能逃脱被宰的命运，他咬了咬牙，拾起地上的钢刀，道：“我自己动手好了！”

话声刚出，他霍地站了起来，钢刀一抡，急速无比地朝黑鹰左肋斩去。

这一刀是他拼命攻出的，用力之猛，出刀之快，所攻出部位的狠辣都超出他平常的能力之外，刀光闪烁，寒气森森，刷地一声，已跃离黑鹰何戟左肋不足半尺。

那些站立在街道两侧观看这出闹剧的老百姓，突然见到断魂刀杜林临急拼命，挥刀出手，齐都哗然大叫，惊呼出口。

在他们的眼里，杜林这一猝然发难，向黑鹰何戟攻去，双方的距离既是如此之近，黑鹰何戟必然难逃这一刀之危。

谁知惊呼之声刚出，黑鹰何戟那个枯瘦如同麻杆样的身躯霍地向后缩退尺许，随着刀光在胸前急掠而过，他已冷笑一声，五指疾伸，向着钢刀上抓去。

那枯瘦不见一片肉的手指，漆黑如同鬼爪，还没等人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已经抓在那柄钢刀之上。

杜林一刀劈出，招式落空之际，正待变招直砍而下，岂知刀锋一转，已被黑鹰何戟五指扭住。

他大吼一声，运劲向后一夺，手腕急扭，将刀锋转偏，割向黑鹰何戟的虎口软肉，然后顺势往前一送。

他这一式乃是五虎断门刀法中的“顺水推舟”，专门用来对付

空手夺刃的，狠辣无比，每每由于刀身的急旋而伤人之手，进而戳入敌人胸腹，置人于死地。

哪知他此刻所碰到的乃是以大鹰爪功立名扬万的黑鹰何戟，这一式虽然毒辣，却对于何戟那坚逾钢铁的五指毫无用处。

黑鹰何戟冷笑一声道：“米粒之珠，犹放光芒？杜林你这是真的找死了！老夫就成全你吧！”

他猛一运劲，逆着对方的招式，五指紧握刀身，往左边一扭，只听“格登”一声，那柄精钢炼成的钢刀已被他的指力折为两截。

杜林手里一松，发觉自己握着的大刀硬生生被对方一折两断，他心寒胆颤之下，方才的那股锐气已突然消失于无形，再也不敢与黑鹰何戟拼命。

猛地一掷手中的半截断刀，他身躯一转，有如丧家之犬样地飞身向着对面房舍上跃去。

黑鹰何戟冷笑一声道：“你要往哪里逃？”

他一个箭步急跃，枯瘦的身躯如同一枝黑箭，向着杜林射去。

单看他起步的身法，杜林还没踏上屋檐，必然就会被他追及，那么立即血洒街头，又是一条人命了。

整条街上——片肃静，无数道目光齐都凝注在这一幕追杀的惨剧之上，几乎连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声音。

黑鹰何戟一个箭步窜出，欲待施出“八步赶蝉”的轻功，凌空将杜林毙于指爪之下，哪知他身形刚起，眼前银光一闪，一条人影已较他更快地挡住他的面前。

黑鹰何戟蓄势急跃而出，那等急劲之势该是何等的凶猛？就连他自己也无法煞得住急冲的身子。

是以他一见眼前突然闪现一条人影挡住，没有任何考虑，右臂一抡往外扫去，嘴里大喝道：“让开！”

在他的本意，只是要将这猝然出现，阻挡自己的人影拨开，好让他能全力去追赶杜林，其实并无伤人的心意，因而力道只用出五

成而已。

但他忽略了自己蓄劲急掠，再加上这五成的力道，其间所聚合的劲道该是何等沉猛，那人又是否能受得了？

他的手臂急抡出去，力道刚刚发出，耳边已听得那熟悉之极的话声：“何戟，不可鲁莽，赶快住手。”

话声一传进耳中，他立即便知道那是自己山主所说的，急猝之间，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余地，急施千斤坠，手臂也跟着一沉，卸下二成劲道。

可是尽管如此，他的手臂也扫中那人的胸前。

只听“噗”地一声轻响，黑鹰何戟这一臂如同击中败革之上，又好像打在棉花堆里，丝毫没有着力之处。

他心中大惊，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身子已被对方提了起来，他左掌急伸护胸，右手五指箕张，疾抓而去。

他浑身的力道刚一运起，还未来得及发将出去，已觉得全身飘将起来，被一股劲道虚空抱住，往后一送。

心中惊疑未定，他那枯瘦的身躯已掷回原地。

这猝然发生之事虽然叙述起来繁杂，可是其间的工夫却是极短，黑鹰何戟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身躯已经被那人送回原地站好。

他那张开的五指还未发出，已察觉自己脚跟踏实在地上，顿时僵立在那儿，有如一尊木像。

他一愣之间，已听得红犀褚彪怒喝一声，扬起那血红的手掌冲将前去。

黑鹰定了定神，只见红犀褚彪运起红砂手的外门秘功，向着那方才站立在杜林身后的银衫书生冲去，他这时才恍然方才阻挡自己的竟是那文质彬彬的书生。

惊愕之下，他想起自己运臂掌在那银衫书生身上的事情来，对于红犀的武功，他是清楚得很，因而他马上便察觉到红犀此去，可

能要吃个大亏。

他正待出声阻止红犀的鲁莽行为，已听得身后传来那中年文士尖细的声音道：“褚彪，不可无礼！”

那中年文士的话声虽然跟女人所说出来的一般无二，可是对于红犀却生出无限的威力。

他那矮壮的身躯还未冲到银衫书生之前，便陡然打住，垂下了那只火红的手掌。

狠狠瞪了那银衫书生一眼，红犀褚彪哑声道：“兔崽子，今天若非看在我们山主面上，老夫便要你看！”

那银衫书生微微一笑，道：“是吗？”

红犀褚彪还未说话，砚童已急窜而至，指着他大骂道：“你这混账东西，竟敢对我们公子胡说八道，敢情是不想要命了！”

红犀褚彪怒喝一声，顿时将他那山主方才的话给忘了，一掌疾伸，威猛无伦地向砚童拍去。

他的身躯虽然矮壮重实，但是动作却较之枯瘦轻灵的黑鹰何戟毫无逊色，这一掌之势，不但凶狠沉猛，而且其快如电。

砚童话一出口，只见眼前红影乍现，带着一股沉郁的劲道已快速绝伦地疾拍而至。

他轻叱一声，虽然见到红犀一掌来势凶猛，却是毫无所惧，双掌一合，迎着对方攻去。

他不知对方所练的乃是外门红砂手，贸然地运掌攻将上去，眼看就要被对方掌力震断心脉而死。

突地身后传来一声沉喝：“砚童，你想找死！”

喝声里，他整个身子已被疾伸而至的一条手臂提将起来。

红犀褚彪在盛怒之下，出掌攻向砚童，根本就忘了方才那中年文士的警告之言，他掌刃一出，见到砚童不顾死活迎掌而来，脸色顿时浮现一丝狞笑，心中忖道：“这小杂种的胆子可真大，竟敢挡住

老夫的红砂手绝技……”

这个意念未了，他已听得身后传来那中年文士的尖叫道：“褚彪，快躲！”

他心中一愣，还未想出个原因来，眼前银芒一闪，蓦地一声龙吟似的轻响声里，寒气已将他全身都罩住……

红犀褚彪心中大惊，面色顿时大变，他心知这是有人持着斩钢削铁的利刃，向他攻将过来，绝非自己这一身横练功夫能够抵挡得了的。

他上身陡地一沉，后撤三步，一个懒驴打滚，也顾不得丢脸与否，卖命似地滚了开去。

谁知他的动作不慢，那暴涨的银芒，更加快捷，寒芒乍闪，他只觉身子打了个冷颤，还没等他滚将开去，那道银芒已经倏地敛去。

红犀褚彪心中暗暗称幸自己逃过了那如同电闪的一剑，一连滚出丈外，右手欲待经地上一撑，站将起来，却突然发觉他那条右臂已经被人齐肘斩去。

身躯一个踉跄，他又重新跌倒在地，刹时只觉断臂之处血流如注，痛入心肺。

他此时再也没有想到为何自己如此快速地闪开，并且是以那样无懒的身法躲闪，却依然中了对方一剑，并且还毫无所觉。

那一剑之快速、犀利、狠毒，虽然在他身上留下一个如此深的剑痕，但红犀褚彪禀性剽悍，断去一臂倒也没有怎样，只是那一剑之威所加诸于他心灵的创伤太深了！

深得已足以伤害到他内心的最深处，使得他整个的斗志都为之丧失，丧失得没有一丝存在……

是以他一见自己血流如注，顿时发出一声呻吟，跌倒地上，站不起来了——并不是他无力站起，而是他的意志已经受到重大的打击，使他站不起来。

黑鹰何戟脸色惊凛地跃到他身旁，将他扶了起来，问道：“褚